



2786
1



雁宕山樵評

水滸後傳

宋遺民不知何許人大約與施羅同時特姓名弗傳故其書亦湮沒不彰可令讀前傳龍門史記也後傳廬陵五代史也而原本忠孝敦崇道義其於人心世道之防尤兢兢致慎焉世有刪改前傳自目為才子書者其是非頗繆使當日遺民見之定強其立言之不倫也康熙甲辰仲秋縉

宋遺民原序

昔孔子攝政七日即誅少正卯而不能伏盜聽其故何也夫少正卯為魯之聞人詭辭誠行害于人心將啓楊墨之禍故毅然為兩觀之舉聽之徒三千橫行天下日脯人之肝說之不從釋而不問殆畏其威暴而不敢櫻其逆鱗乎非也孔子之徒亦三千有仲由澹臺子羽之勇冉求之藝端木賜之辯七十子皆有可觀豈不能上告天王下檄泗上十二諸侯孔子又嘗言我戰必克何難殲厥醜類不知聽之日脯人肝

必弑逆之臣也必梟獍之子也必悖義之夫也必淫蕩之婦也孔子志在春秋僅以空言懼天下後世之亂臣賊子未若黜之見於實事而日顯戮天下之亂臣賊子也正所以輔行春秋何必見討黜之能以壽考終宜哉宋自紹聖以後何人非亂臣何人非賊子高賢肥遯奸佞比櫛宋江爲盜黜之後身橫行江淮間官軍莫敢櫻其鋒替天行道卽春秋之別名也惜多假仁假義而不保其終有以也夫若一百八人悉爲黑旋風魯提轄武行者拚命三郎則亂臣賊子何患不擴清中原何致陸沉二帝豈一蒙塵哉後傳之作補未了之緒餘如春秋之有左丘明公羊穀梁也所存之人無一黑旋風魯提轄武行者拚命三郎而皆如宋江之假仁假義何以能擴清中原之亂臣賊子而挽頽波于末世也故流于海外掩面而泣以終西狩獲麟之意知我者其唯水滸後傳乎罪我者其唯水滸後傳乎

水滸後傳目錄

古宋遺民著

鴈宕山樵評

卷之一

第一回

阮統制感舊梁山泊

張別駕激變石碣村

第二回

毛孔目橫吞海貨

顧大嫂直斬豪家

第三回

病尉遲閒住受餘殃

樂廷玉失機同入夥

第四回

鬼臉兒寄書罹重禍

趙玉娥錯配遇多情

第五回

老管營少妾殺命

撲天鵬舊僕株連

卷之二

第六回

飲馬川羣英興舊業

虎峪寨鬪法辱黃冠

第七回

李良嗣條陳因賜姓

鐵叫子避難暫更名

第八回

燕子磯玉貌惹奇殃

寶帶橋金蘭逢故友

第九回

混江龍賞雪受祥符

巴山蛇截湖徵重稅

第十回

墨吏貪贓賠錢縱獄

豪紳聚飲加利償民

卷之三

第十一回

駕長風羣雄開霸業

射鯨魚一箭顯家傳

第十二回

金鼇島興兵圖遠畧

暹羅城危困乞和親

第十三回

翻海舶天涯遇知己

換良方相府藥僅人

第十四回

安太醫遭讒先避跡

聞參謀高隱號名賢

第十五回

大征戰耶律淳奔潰

不割裂左金弓獻詩

卷之四

第十六回

潯陽江悶和酒樓詩

柳塘灣快除雪舟恨

第十七回

穆春血濺雙峰廟

扈成計敗三路兵

第十八回

鎮三山遭冤入登雲

焦面鬼謀妻落枯井

第十九回

啓兵端輕納平州城

逞神力奪轉唐猊甲

第二十回

呼延灼父子透重圍

美髯公良朋解險厄

卷之五

第二十一回

撲天鵬火燒萬慶寺

小旋風冤困滄州牢

第二十二回

破滄州豪傑重逢

困汴京奸雄遠竄

第二十三回

跨青驪英雄尋退步

演六甲兒戲陷神京

第二十四回

換青衣二帝慘蒙塵

獻黃柑孤臣完大義

第二十五回

野狐舖正言折王進

大名府巧計救關勝

卷之六

第二十六回

小相逢古殿話新愁

大征戰松坡獲全勝

第二十七回

渡黃河叛臣因授首

進醵酒狹路巧相逢

第二十八回

橫衝營良馬識故主 靖忠廟養卒奉英靈

第二十九回

還道村法斬郭道士 紫髯伯術護美髯公

第三十回

陰陽設計鐵扇離魂 南北兩寨金鼇聚義

卷之七

第三十一回

馬國主遊春逢刺客 共丞相訪道遇番僧

第三十二回

慶生辰龍舟觀競渡 篡寶位綺席進霞丹

第三十三回

薩頭陀役鬼燒海船 混江龍誓志守孤城

第三十四回

大復仇二兇同授首 權統攝傑士盡歸心

第三十五回

日本國借兵生變 青霓島煽亂興師

卷之八

第三十六回

振國威勝算平三島 建奇功異物真還方

第三十七回

徐神翁詩驗金鼇島 宋高宗駕困牯嶼灘

第三十八回

武行者叙心和塔 宿太尉勅封暹羅王

第三十九回

丹霞宮三真修靜業 金鑾殿四美結良緣

第四十回

大聚會弟兄同宴樂 好結果君臣臣賦詩

水滸後傳卷之一

古宋遺民著

馮名山樵評

第一回

阮統制威舊梁山泊 張別駕激變石碣邨
甲馬營中香孩兒志氣倜儻真雄姿 殿前點檢
作天子陳橋兵變回京師 黃袍加身御海宇 五
代紛爭從此止 功臣杯酒釋兵權 武不殺古
無比可借時無輔弼 臣雜王雜霸 治未馴 燭影

首長
精盡宋
作者豈神
家才

水滸後傳 第一回 元人賁本

斧聲千古疑。豈容再誤傷天倫。立未逾年改號。
蚤。金。騰。誓。約。爲。故。草。秦。王。一。尺。布。一。疋。纈。昭。德。
芳。俱。橫。灰。豎。儒。倡。議。欲。南。遷。宗。社。岌。岌。烽。火。連。
御。蓋。過。河。呼。萬。歲。南。兄。北。弟。始。兩。全。澶。淵。之。役。
作。孤。注。乾。坤。再。造。功。無。二。朝。中。不。拔。眼。中。釘。雷。
陽。枯。竹。沾。新。淚。聖。人。特。降。赤。腳。仙。深。仁。厚。澤。四。
十。年。南。衙。笑。似。黃。河。清。樞。使。夜。奪。崑。崙。天。青。苗。
法。行。係。安。石。鄭。俠。繪。圖。傷。國。脉。天。津。橋。上。子。規。
啼。半。由。堂。內。無。籌。畫。首。揆。幸。有。涑。水。公。市。夫。備。

取。皆。融。融。軍。中。韓。范。驚。破。膽。金。蓮。送。歸。內。翰。筆。
元。祐。黨。人。何。所。負。竄。逐。誅。夷。皆。准。奏。日。射。晚。霞。
金。世。界。竟。成。詩。讖。爲。北。狩。崔。君。泥。馬。渡。九。哥。六。
宮。能。唱。杭。州。歌。二。聖。髮。且。丟。腦。後。將。軍。憤。死。呼。
渡。河。朱。仙。鎮。上。蟻。生。胃。痛。飲。黃。龍。志。未。售。風。波。
亭。內。碧。血。凝。耳。心。屈。膝。微。臣。構。天。道。昭。昭。不。可。
移。神。器。重。歸。藝。祖。裔。侍。奉。兩。宮。孝。莫。倫。茸。母。生。
時。雪。窖。悲。十。里。荷。花。三。秋。桂。立。馬。吳。山。勢。崩。潰。
濰。淮。之。捷。出。書。生。干。戈。禍。定。天。應。悔。炙。手。可。熱。

握大權。侍郎克犬吠籬邊。空談性命成何濟。謝
金函。首玉津園。半開堂中鬪蟋蟀。襄陽五年圍
不撤。樓臺燈火葛嶺西湖上。平章宴未歇。破竹
迎降水。逆流東南半壁誰能留。可憐無寸乾淨
地。開花結子在棉州。臯亭山下嘶萬馬。孤兒寡
婦何爲者。錢塘江上潮不來。朝臣盡立降旗下。
零仔洋裏嘆零仔。空扶幼主在翔輿。甲子門中
大星隕。趙氏塊肉浮沙汀。小樓三年在燕市。成
仁就義真國士。黃冠故鄉不可期。大宋正統纔
絕此六陵冬。青叫杜鵑行人回首望。斷烟千秋
萬世恨無極。白髮孤燈續舊編。

這首長歌是說宋朝得國之始。敗國之由。自太祖開
基。太宗承統。其中列聖相傳。並無荒淫暴虐之主。只
是優柔不斷。姑息爲心。又有僉壬之臣。接踵而生。害
民誤國。把一座錦繡江山。輕輕送與別人了。其中雖
多經濟大臣。韜鈴勇將。棄置勿用。無由展其長技。後
來國勢將傾。也就無可奈何了。且如教主道君徽宗
皇帝。天資高朗。性地聰明。詩詞歌賦。諸子百家。無所

不能無所不曉。若朝中有強幹的臣宰，赤心諫導，要做個堯舜之君，却也不難。誰知他用着蔡京爲相，引進了一班小人，如高俅、童貫、楊戩、王黼、梁師成之輩，都是阿諛諂佞，逢君之惡，排擯正人，廢制百姓所做的事，却是造艮嶽、採花石、綱棄舊好、挑強隣、納賄賂、任私人、修仙奉道、遊侍宿娼，無一件是治天下的正務。遂至土崩瓦解，一敗塗地，豈不可惜。辭如梁山泊內一百八人，雖在綠林，都是心懷忠義，正直無私，皆爲官私逼迫，勢不得已，潛居水泊，却是替天行道，並

忠本傳

不殃民。後來受了招安，遣他征伏大遼，勦除方臘，屢建功勳，亡身殉國。江南回京之日，可憐所存者不過十分之三。雖加封官職，已是功高不賞。那奸臣輩還饒他不過，把盧俊義宣召到京，賜宴之時，瞞着徽宗，暗地裏下了慢藥。回至廬州，水銀毒發，墜水而亡。又將鴆酒賜與宋江。宋江明知有毒，恐怕留下李逵惹是招非，壞了一世忠義，騙他來與他同飲，雙雙而死。葬在楚州南門外，宛似蓼兒洼一般。吳用、花榮與宋江平日最好，聞知此信，來到宋江墓上，對面縊死也。

就殞在一處。那楚州百姓受宋江恩惠的墓邊經過，無不墮淚。春秋常來祭奠，可見公道原在人心。有詩為証。

戴淵昔日出南塘，入洛能殉社稷亡。

今日忠心同類此，空悲父老奠壺漿。

這一良話是水滸傳的煞尾，前已講過，為何重複提起。看官不知，大凡忠臣義士，百世流芳，正史稗乘，為他立傳著誄，千古不泯。如草木之有根莖，逢春即發。泉水之有源委，遇雨則流。宋江一片忠義之心，策功

建名不得，令終負屈而死，豈可不開揚一番，為後世有志者勸他同心合膽。兄弟一百八人，為征方臘，歿于王事者過半。尚有三十二人，那三十二人是公孫勝、呼延灼、關勝、宋全、李俊、李應、戴宗、燕青、朱武、黃信、孫立、孫新、阮小七、顧大嫂、樊瑞、蔡慶、童威、童猛、蔣敬、穆春、楊林、鄒潤、樂和、安道全、蕭讓、金大堅、皇甫端、杜興、裴宣、柴進、凌振、宋清。或有赴任為官的，或有御前供奉的，或有閒居隱逸的，或有棄職歸農的，或有修真學道的。這三十二人，散在四方，如珠之脫綫，如葉

之辭條再不能收拾到一處了。誰知事有湊巧。話有偶然。機括一提。輻輪膠合。比前番在梁山上更覺轟轟烈烈。做出經天緯地的事業來。垂功竹帛。世享榮華。成一篇花團錦簇的話。不厭絮煩。且待慢慢的說來。內中先表那阮小七從征方臘。得功回京。一例陞授官職。除了蓋天軍都統那地方原是蠻荒徼域。人民梗化。不遵法度。這阮小七又是個粗魯漢子。不知政體。到任兩個月。一味弊酒打人。甚不耐煩。先時破了幫源洞。見方臘的冲天巾。赭黃袍。一時高興穿戴起來。搢搢擺擺。不過取笑一番。却被王稟道請到京。道他不該變臉。嗔喝宋江勸住。那王稟趙譚又在蔡京面前譖他謀反。蔡京就奏過聖上。削除了官職。那阮小七反得自在。同着母親仍舊到石碣村。一向住居的所在。蓋造了十來間草房。土牆竹牆。甚是清雅。尋了兩三隻小剗船。收拾船中幾個漁戶。做了伴當。依舊穿着碁子布背心。在石碣湖中打魚奉母。一日是四月天氣。萬綠盈門。晴光潑灑。提了一甕蝦膠。幾味魚鮮蔬菜。到湖邊柳陰之下。蓬頭跣足。盤膝坐下。

起來搢搢擺擺。不過取笑一番。却被王稟道請到京。道他不該變臉。嗔喝宋江勸住。那王稟趙譚又在蔡京面前譖他謀反。蔡京就奏過聖上。削除了官職。那阮小七反得自在。同着母親仍舊到石碣村。一向住居的所在。蓋造了十來間草房。土牆竹牆。甚是清雅。尋了兩三隻小剗船。收拾船中幾個漁戶。做了伴當。依舊穿着碁子布背心。在石碣湖中打魚奉母。一日是四月天氣。萬綠盈門。晴光潑灑。提了一甕蝦膠。幾味魚鮮蔬菜。到湖邊柳陰之下。蓬頭跣足。盤膝坐下。

自斟自飲好生快樂。一連喫了十餘大碗。被薰風吹着酒湧上。心中驀地懊惱起來。疊着兩個指頭。自言自語說道。你看我好不乾鳥麼。我哥兒三個靠着。一身本事。賭錢弊酒。惹是尋非。誰敢道個不字。被吳學究說去。撞籌到晁保正庄上。商量打劫生辰槓。圖個下半世快活。不料白日鼠白勝敗露出來。只得同晁保正一班兒。同上梁山泊。後來宋公明入夥。弟兄們越多了。做成驚天動地的事業。無奈宋公明日夜望着招安。天子三降詔書。宿太尉保奏。就收摺朝京。即差我們征伐大遼。勦除方臘。赤心爲國。血戰多年。兩個哥哥俱死在沙場。骸骨不得還鄉。我蒙聖恩。得授官職。一時孩子氣。穿戴方臘服色。被王稟趙譚造謗。削奪爲民。如今倒也自在。拚着氣力。打幾個魚。供養老母。再不受這夥奸臣的惡氣了。到後來。圖一個圖。圖屍首也。就罷了。只是聞得宋公明。盧員外。俱被奸臣假傳聖旨。將鴆酒藥死。吳學究。花知寨。俱盜死在楚州墓上。豈不傷痛。若依我阮小七見識。不受招安。弟兄們同心合膽。打破東京。殺盡了那蔽賢嫉能。這

班奸賊與天下百姓伸冤豈不暢快反被他算計得
斷根絕命如今兄弟們死的死了散的散了孤掌難
鳴還做得甚麼事我明日備些酒肉到山寨裏燒奠
一番也見平日的弟兄情分一頭劈一頭說把一甕
邨醪弊得罄盡提了空罈碗碟跟跟踉踉撞到家裏
放倒頭便睡直到明早紅日三竿方纔爬起來果然
叫伴當宰了一口豬一腔羊買些香燭紙錢扛兩罈
酒將剗船裝好了兩個伴當蕩槳慢慢的從石碣湖
蕩到梁山泊裏從金沙灘上岸走在忠義堂基址上
一看光景比前大不相同但見

萬山料峭野水蒼茫三關崩塌四寨空虛晴天
正四月清和慘霧似九秋黯淡斷金亭下猶存
珠貝零星忠義堂前剩得刀鎗斷缺杏黃旗破
幅挂松梢錦戰袍舊襟堆澗葉空岩凝血埋藏
腐爛心肝亂棘招風挂滿焦枯毛髮戶額篆文
塵燕屎石碑姓氏蝕蒼苔豺嗥似醉漢嘶呼虎
嘯疑登壇叱咤正是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閒
花滿地愁

那阮小七山前山後各處走過一遍，甚覺傷心。叫伴當，搬上東西，擺在忠義堂空地上，點了香燭，滿滿的斟五七十大碗酒，朝上亂拜。幾拜，叫道：「晁天王、宋公明二位哥哥，眾兄弟英魂不昧，我阮小七一片誠心，備此酒肉，重到山寨裏，望空澆奠。眾位都要似生前一般開懷暢飲，雖是被奸臣所算，害了性命，却也天下聞名。道是我等替天行道，忠心為國的好漢子。我阮小七他日死後，自然魂靈隨着哥哥，同在一處說罷。」兩淚交流，又點了幾個頭，燒化紙帛。叫伴當把猪

深情補語
可當把魂
哭步

羊切碎，盪起酒來。人家來，喚伴當道：「不曾帶得刀來，怎處？」阮小七道：「不妨，我腰邊有解手刀，割來。」喚罷，掀起衣襟，伸手去摸，笑道：「阿呀，也失帶了也罷！你就把手撕開，伴當撕肉盪酒，團團坐定。大塊肉，大碗酒，喚了一回。阮小七早已半酣，揎拳裸臂的，說與伴當們道：「你們不曉得，這是忠義堂前面，扯起一扇杏黃旗，旗上寫着替天行道四個大字。兀的不見石柱，倒在地下哩！大堂中間，供養晁天王靈位。左邊第一把交椅，是寨主宋公明坐。因建一壇羅天大醮，報答神天

歷歷指點
不避河首

三晝夜圓滿上蒼顯異墜下石碣却篆三十六員天
罡星七十二員地煞星的姓名因天文定了位次不
敢攙越依次而坐我却是天敗星坐第三十把交椅
若商議甚麼軍情大事插起鼓來衆好漢都聚堂上
聽傳號令好不整肅那兩邊還有許多耳房旱寨水
寨倉庫監房受了招安盡行拆毀如今變做滿地荒
草幾堆亂石了你道可傷不可傷說一回啾一回不
覺大醉立起身來正打點收拾回船遠遠山前大路
上敲着鋪兵鑼監旗對對執事雙雙青羅傘下罩着

馬上坐的一個官員凶喝而來阮小七道好不奇怪
這山僻去處那有官府來往說聲未絕漸漸直到忠
義堂上來阮小七定睛一看那個官兒模樣生得

骨查臉鷹眼深壠綽畧口鼠鬚倒捲廣有機謀
長多冷笑相府階前施婢膝濟州堂上逞奴顏
你道馬上這官是誰元來就是蔡太師府中張幹辦
前日隨着太尉陳宗善來山寨裏招安的因他伶牙
利齒擅作威福阮小七把十瓶皇封御酒偷來喫了
換上十瓶邨白酒詔書上無安慰之意衆好漢心中

一字寫出
當時錄改

不服一齊發作扯破詔書，虧得宋江勸解，連夜送下山，抱頭鼠竄而去。因他極會逢迎，蔡京十分信任他，要擡舉一場富貴。對吏部文選司說了討這濟州府通判，與他做領了文憑到任。未及三個月，因太守張叔夜陞了廉訪使，他便謀署這濟州府印，倚着蔡太師脚力，凌壓同僚，貪虐百姓，無所不爲。人人嗟怨，他思量宋江這一夥，雖然銷散，那梁山泊舊寨或有舊物埋藏，可以掏摸。餘黨潛伏，緝捕得幾個，倒有些生發。這兩日是四月，大蠶忙停訟沒處弄聳，趁閒來此

天後論

巡察，不想却好遇着阮小七在此喫酒。一見便喝道：「你這夥是甚麼歹人，又在這裏嘯聚，左右與我拿下。」阮小七不聽，便罷。聽見這般言語，火星直噴，如何忍得，提着雙拳說道：「我老爺在此喫幾杯酒兒，于你鳥事做張做智，要來拿我，跟隨人役有認得的道：這便是活閻羅阮小七。張通判大怒道：「你這殺不盡的草寇，重新在此造反。我今爲一郡之主，正要勦除遺賊，怎便違我如此放肆。」阮小七圓睜怪眼，手拍胸脯，露出那青鬃刺的豹子來，罵道：「你這腌臢畜生，我老

天師府中
鑽出來的

爺也曾爲朝廷出力征戰多年，蒙授蓋天軍都統。那裏鑽出來，這害民的賊，無事便來撩撥老爺。搶到馬前，要捉他下來，被衆衙役攔住，不得近身。阮小七大吼一聲，想要殺他身邊，又沒有利器，就奪衙役手中藤棍，劈頭亂打，把張通判的幞頭歪癩在半邊。衆衙役慌忙護衛，當不得阮小七力大，把藤棍一攪，都倒在地。張通判見不是頭，扯轉馬，連抽兩鞭，飛也跑去。衆衙役也都爬起逃走，走得慢的，被阮小七抓着一個，喝道：「這是甚麼野賊，倒來鬧事！」擎着拳頭便打。

高役造出
張幹辦脚
色可見小
人侍位職
入不得

那人殺猪也似叫道：「老爺，不要打，不干小人事。這是濟州通判，是東京蔡太師府內姓張的幹辦。新任未久，恐怕泊裏另有甚麼閒人，故來巡視，認不得老爺。因此唐突，求饒了。小人狗命罷。」阮小七道：「既然如此，便饒你。只是你去對那野賊說，敢是天包着膽，沒事便來輕惹老爺。那人得了性命，沒口的說道：「小人就去說。」一骨躑爬起來去了。阮小七道：「元來就是那個張幹辦，不過是蔡京門下一個走狗，豈可爲民父母。朝廷好沒體統，可惜不曾帶得刀來，砍了這顆驢頭。」

便好正是

書詩逐牆壁

奴僕且旌旄

阮小七性定一回酒也醒了、叫伴當收拾回船、到到家裏已是黃昏時候、對母親說知此事、那婆婆埋怨着道、兩個哥哥通沒了、你是個獨腳腿、每事也要戒些、性子倘那厮明日來合嘴、怎處阮小七道、不妨老娘放心、我自自有對付、憑他怎地、當夜無話、明早起來、依舊自去打魚、到第三夜二更時分、阮小七睡在牀上、忽聽得門外有人走動、擡起頭來、只見有火光射到屋裏、連忙扒起、穿好衣服、且不開門、跨口腰刀、手裏提根柳葉鎗、蹣跚起腳來、往牆頭外一望、見一二百士兵、都執器械、點十來個火把、把草房圍住、張幹辦帶着大帽、繫身衣服、挂一副弓箭、騎在馬上、叫道、不要走了、阮小七十來個士兵、用力把籬門一推、倒在大半邊、一齊擁入、阮小七閃進後屋、從側門裏跑出來、大寬轉到前門來、士兵在內搜尋、張幹辦還在門外馬上、不隄防、阮小七却在背後、說時遲、那時快、阮小七輕輕挺着柳葉鎗、從張幹辦左肋下用力一搨、那張

羅

幹辦大叫一聲，早擡下馬，血流滿地。阮小七丟了鎗，拔出腰刀，額子上再加一刀。眼見得不活了。土兵聽得門外喧鬧，回身出來，不防張幹辦屍首在地，有兩個絆着，跌倒。阮小七抖搜精神，一連亂砍了幾個。餘多的各顧性命，霎時逃散。阮小七走進屋裏，連叫老娘，不聽見答應。地下拾起燒殘的火把，四下裏一照，只見婆婆一堆兒，躲在牀底下發抖。兩個伴當，通不見了。連忙扶出，說道：「老娘受嚇了，此間安身不得，須收拾到別處去。」隨把衣裳細軟，拾做一包，煮起飯來。

母子喫飽，扶老娘到門外，拖起張幹辦，并土兵屍首，到草房裏放起一把火來，燄騰騰燒着。已是五更天氣，殘月猶明。參橫斗轉，見張幹辦那疋馬在綠楊樹下嘶鳴不已。阮小七想道：「母親年高之人，怎生走得長路？何不牽過那匹馬騎坐了去。」就帶住那馬，扶婆婆坐好，自己背上包裹，跨了腰刀，提把朴刀，走出村中，向北邊而去。有詩為証：

千呵萬笑騙烏紗，只合粧憨坐晚衙。
何事輕來探虎穴，一堆佞骨委黃沙。

寶勇圖
寶危文母

話說阮小七殺了張通判，扶母親上馬逃走。那婆婆、
嗟嘆道：我生你哥兒三個，本等守着打魚，待我喫碗
安穩飯，却上了梁山小二、小五，俱遭橫死，剩得你一
個將就此兒，指望送我入土。又闖出這場奇禍來，我
老年之人，受不得這般三驚四嚇。阮小七笑道：老娘
不必嗟怨，這不是我尋他，難道白白受那廝凌辱，真
箇有累老娘。今後尋個安身所在，隨他甚麼人在，臉
上打一白拳，也不發怒了。婆婆道：恁般便好。正是

艱難隨老母

慘澹向時人

唱下母子二人，一頭說一頭走，夜往曉行，飢餐渴飲。
在路行了兩日，聽得過路的人說：那梁山泊阮小七
殺了濟州通判，如今城市裏奉着明文，畫影圖形，搜
捕有人拿得着，給賞三千貫。哩阮小七聽得這般消
息，不敢從州縣裏過，只望山僻小路行走。他是個粗
直的人，不曾算計得那裏安身，只顧望前走去。約莫
捱了十多日，到一座高山脚下，看那山勢十分險峻。
一來天氣暄熱，二來那婆婆受了驚恐，又途路上辛
苦，一時心疼起來，攢着眉，呻吟不絕，看看坐不住，要

跌下來阮小七驚惶無措却好山塢裏有座古廟輕
輕扶老娘下馬攙到廟裏空蕩蕩並無一人將包裹
打開把布褥鋪在一扇板門上伏侍老娘睡倒婆婆
道這回心裏疼得慌怎得口熱湯水喫便好阮小七
道母親你且將息片時這裏現放着鍋竈待我尋些
火種來便有滾水把廟門反拽上大踏步走去四處
並無人烟驀過一條小岡子遠遠樹林裏露出屋角
飛奔前去討了火種趕回來已是好一會了正當晌
午時分紅日當空無一點雲影又走得性急汗流滿
面脫下上蓋攔在臂上想道怎麼這般炎熱好似前
日在黃泥岡上天氣一般忪走到廟邊推進門來板
門上不見母親包裹也無了喫這一驚不小又忖量
道想是母親要登東包裹怕人拿去就帶在身邊只
是馬往那裏去了走出後門一看都是亂草四下裏
聲喚並無形影心下慌張起來道不好了敢被虎狼
拖去當初李鐵牛駝母親到沂嶺上口渴要水喫鐵
牛到澗邊舀得水來剛剩得一隻大腿今日却好一
似又道且慢若被虎狼所傷必有血跡撥開亂草山

窩裏各處搜看並無一點血痕又想馬匹包裹俱沒
影嚮決非虎傷躊躇不定走到前面神厨邊立着心
中焦躁眼淚汪汪不知此處是甚麼地方又無人可
間思量到大路上抓尋又想母親因害心疼走不動
那得出門胡思亂想的正沒理會忽見走進一條大
漢來怎生模樣

面白唇紅眉濃眼秀八尺以上身材三旬以外
年紀青紗萬字頭巾雙環玉碾梭布斜紋褶子
挺帶銀鑲看來是舊家子弟略帶些行儀出身

想暫時撞道江湖終不失英雄本色

那阮小七不見了母親正在煩惱驀然見他走到搶
步向前一把扭住嚷道你還我老娘來正是天邊孤
鴈重連影波內長鯨再起雲不知那人如何理說且
聽下回分解

若不近梁山泊阮小七未必去祭奠通判
辦也未必去尋事石碣碑也阮小七也
與地俱有禍根所以機殼一發住手
雲迷漫六合世上事每每如此

第二回

毛孔目橫吞海貨 顧大嫂直斬豪家

却說阮小七扭住走進廟門的漢子，要他還母親，那人不知就裏，說道：「你是什麼人，好沒來歷，還你什麼老娘。」我正着惱，走得熱了，到這廟裏歇一歇，你是什麼人，阮小七情知無涉，只得放手，便問道：「你從大路上來，可曾見個年老婆婆，拿着包裹麼？」那人道：「我在十里牌大路裏，喫了一角酒，這般熱天，路上並無人走，那裏見有婆婆？你是那裏人，為甚的不見了老娘？」

卷之四
頭緒甚出
後野驚



阮小七我道是石碣村人同母親投迤親眷路上辛苦母親一時心疼起來扶在廟裏睡着要口熱水啣我去尋得火種回來就不見了母親馬和包裹通沒了正在心焦見你走進來忍不住只得問了那人想一想到石碣村可是濟州管下相近梁山泊的麼阮小七道正是石碣村的湖面連着梁山泊那人道梁山泊裏宋江部下有個黑旋風李逵你可認得阮小七道我也曾認得只是死了那人道再問你當初宋江打破祝家庄有個一丈青扈三娘拿上山寨後來怎麼樣了阮小七道一丈青被林冲所擒宋江卽刻押到山寨交與宋太公衆頭領盡猜他自要做夫人及至回兵把他醜與矮脚虎王英做了夫妻兩口兒好不和順扈三娘也是她煞星數忠義堂上坐把交椅後來受了招安從征方臘到烏龍嶺被鄭魔君使着妖法夫婦雙雙打死了那人聽到此處簌簌的淚下阮小七道扈三娘是你什麼人那人道我便是獨龍岡下扈家庄扈成因妹子一丈青許配祝彪前來助戰被拿那時我備羊酒表裏親到宋江寨中納款

宋江許還妹子後來打破祝家庄那個黑旋風殺材把我太公一家老小殺盡放火燒了庄院我虧得落荒逃走到延安府投遼個相識又遇不着流落在外還鄉不得偶然逢着一夥客伴做些飄洋生意頗有利息那海島與暹羅國相近山川風土與中華無異在那邊住了兩三年前月湊有海船到島搭附了來不幸遇着颶風打翻了船貨物飄沉還虧得漁船救了性命打撈得一擔貨物却是犀角香珀還算不幸中之幸到得此間登州口子上岸僱名腳夫挑了擔

兒思量到東京發賣回到家鄉重整舊業那人說到此處不覺臉色都變了咬牙切齒的阮小七急問道到了旱地上還有甚事扈成嘆口氣道不要說起又撞着冤家因天氣炎熱擔子又重腳夫走得力乏把擔放在一家門首大柳樹下歇回涼兒再走不想走出一個年紀小的後生跟着五七個庄客都拿着哨棒要與人厮打的模樣見了我喝着道你是什麼人在此窺探我便道是過路的客人走得辛苦借坐坐兒又喝道那擔子裏是什麼東西莫不是通洋私貨

毛筆
只口中

我說有甚私貨。那後生喝道：現奉憲司明文緝捕。梁山泊餘黨殺死官員的盤詰來歷不明的人。甚是嚴緊客商行李。俱要細細搜檢。喝叫庄客打開來看。腳夫見不是頭挑了擔兒便走。被那廝臉上一掌。踉蹌跌去。五七個庄客把竹籠打開。見是伽南香琥珀犀角珊瑚等物。動了火。叫擡了進去。我便嚷道：這裏又不是關津所在。怎的盤詰得我。搶我貨物。那廝便罵道：你這大膽的海賊。現放真贓。還要口強。鎖去登州府裏發落。那廝同庄客來拿我。我便拽開繩。腳踢倒一個庄客。他把哨棒打來。空手抵當不住。只得走了。他也不來還。不知那夫怎地。我平白地受了這場惡氣。千辛萬苦性命相博來的貨物。被他搶去。思量孤掌難鳴。敵他不過。待去官司告理。又不知他姓名。况且委是海貨。不便分理。正在煩惱。不想逢着你。又要討帳。這是那裏說起。阮小七道：實不相瞞。我便是梁山泊活閻羅阮小七。可傷宋公明被奸臣藥死。我念平日情分。到山寨裏祭奠。不想那蔡京的門下一個張幹辦。做了濟州通判。他到梁山巡察。和我鬧起來。

打瀾他的饅頭到第三夜領土兵圍住拿我我便殺
了他容身不得同母親逃難行到此間母親忽然心
疼起來我去尋火種回來不見了如今你不若和我
去尋見了母親我便同你去奪回貨物何如扈成道
如此甚好方纔你說我妹子死了倒也放下一條肚
腸阮小七道眼見得母親不在這裏且到村中訪問
只是我肚中飢了扈成道此間到十里牌不多路大
酒店諸般物事都有阮小七道既如此便去兩個廝
趕着走不得三五里地面果然官道邊開一座酒店
擺列十來副紅油座頭櫃邊三隻大酒缸一半埋在
泥裏噴鼻香新筍熟白酒兩三架蒸籠熱騰騰地蓋
着精肉饅頭案上堆大盤熟牛肉兩人進店據副座
頭坐下叫量酒的打兩角酒切三筋熟牛肉二十個
饅頭做點心量酒的覷着扈成道方纔這位客官喫
酒會鈔去的重番又來扈成道不要你管只顧拿來
酒保擺上大碗篩了讓阮小七喫扈成道小弟偏陪
不多時你飢渴了自喫阮小七真箇流星趕月的一
般喫了一回兩個又提起尋母親奪貨物的話只見

不問知為
大蟲

照壁後走出一個人來。叫道：「小七哥，阮小七擡起頭來，一看道：「阿呀，嫂嫂，恁地奏巧，你道那人是誰？」

紗裁衫子綠，髻插石榴紅。木軸腰肢壯，銀盆面目雄。春風雖覺滿，殺氣尚然橫。水泊能征戰，馳名母

大蟲

阮小七見是顧大嫂，拜倒在地。顧大嫂連忙答禮，又與扈成見過，問道：「此位是誰？」阮小七道：「是一丈青的哥子。」扈成顧大嫂道：「怪道有些相像，請到後面水亭上坐。」兩個走進水亭裏，看時，一邊靠着太湖綠蔭，搖

中點出
景物回想
簾幕日初
花插髮時
幾度端陽
矣

涼四扇，榻子亮窓，對着條澗流水，潺湲小棹，上供着一瓶劍葉，菖蒲，幾朵蜀葵花，好不清幽。阮小七道：「出路的人把時節都忘了，想是端陽邊哩。」顧大嫂道：「今日是初四，叫把酒篩整起來。」問道：「小七哥，你怎麼到得此間？」聞知宋公明身故了，我這裏隔着路遠，不知詳細，沒有實信。阮小七將盧員外墜水，先亡賜藥酒，與宋公明騙李逵同喫，死後葬在楚州南門外，吳學究花榮同弔死在墓上，說了一遍，然後把自己蓋天軍削職歸來，到泊內祭奠，撞着張幹辦合氣殺了他。

阮小七代
說好

同母親逃難。心疼討火種。不見了母親的話。也備細說了一遍。伏家搬到菓品酒餚。顧大嫂相勸。噤了一回。問道。扈家叔叔。那裏相遇的。阮小七道。在前邊廟裏。他有一擔貨物。被人搶了去。也在納悶。顧大嫂道。什麼貨物。在那裏。被人奪去。扈成接口道。是值錢的洋貨。歇涼在一家人家門首。有個後生。跟了幾個庄客。假說盤詰。好細。竟奪了去。還要拿我送官。顧大嫂道。怎麼一個人。離多遠。扈成道。此去東首十來里遠。近依山臨澗。一所庄院。那廝年紀。不上一二十四五。面

同答俱有

上有個疙搭。穿一領醬色官絹褶子。粉底快靴。像星公門中人。顧大嫂想了一會。點頭道。是了。莫不門前有一株大柳樹。樹下有座小小的神堂麼。扈成道。正是。顧大嫂道。小七哥。你道那廝是誰。當初我兩個兄弟。解珍解寶。在毛太公園內尋虎。誣我兄弟白晝搶劫。那毛太公女婿王正。現做孔目。屈打成招。監禁在獄。我和二哥商議。同去劫牢。救出兄弟二人。殺了毛太公一家。因此同歸山寨。不料毛仲義的兒子。躲過長成起來。名喚毛豸。到登州頂了那王正的缺。做着

孔目這雜種十分憊賴。幾番和我們尋事。想要報仇。方纔扈叔叔說這般模樣。決然是他。那擔貨物。好言語。他那裏肯還。且待二哥回來。再作商議。阮小七道。正不問得二哥那裏去了。顧大嫂道。早間城中伯伯。差人來請。探望去了。想必就來說聲。未絕。小尉遲孫新。汗流浹背的。走到見了阮小七。驚喜道。小七哥。甚風吹得你來。與扈成一回。見過問道。這位却不認得。顧大嫂道。是扈三娘哥子。扈成叔叔。孫新道。幸會。二嫂你伯伯一發古撒了。教我不要與鄒潤往來說道。

新任知府楊戩。是楊戩兄弟。大作威福。姓樂的都。武藝超羣。那毛牙小畜生。官府面前。攪尋我們。是非我不聽他。爲人在世。那裏爲了自已。朋友弟兄。輕易拋得。阮小七道。爲何不要與鄒潤往來。他如今在那裏。會他一會也好。孫新道。鄒潤不願爲官。三月之前。同一個潑皮大戶。賭錢爭競起來。殺他一家。仍舊到登雲山。落草聚着。一二百嘍囉。打家劫舍。阮小七道。和我一般。事到頭來。那裏忍耐得。又把從前的事。告訴一遍。孫新道。這樣說來。令堂好好在一處。不必

憂心阮小七急問在那一處。孫新道：我早上進城路上見了登雲山小頭目說：鄒二哥要會我。又道：方纔同幾個嘍囉下山，在山神廟裏見個婆婆睡着一疋馬兒，一個包裹去牽馬拿包，那婆婆不肯連這婆婆攪到寨裏去了。如此說來，令堂定在那裏。阮小七喫驚道：倘小嘍囉在路上害我老娘，怎處孫新道：不妨。鄒潤學了梁山泊好樣子，不許嘍囉私自殺人。阮小七跳起來道：二哥我和你去看我老娘下落。孫新道：不要性急。鄒潤知道是令堂，必然好待。白色巴西待晚涼些，且喫杯酒，明星皎潔，慢慢的上去。近哩不上五六里，阮小七只是性急，連酒都不肯喫。孫新道：不妨，離此不遠。我且問你：你殺了濟州通判非同小可。如今思量到那裏安身。阮小七道：我一時性起，開除了他，正不曾算得去路。就是到這裏，也是偶然相會你夫婦。二哥，你爲我擺劃擺劃。孫新道：本州自然申文到樞密院，各處搜捕小可的所在，也隱藏不得。何不去登雲山入夥？若有變故，我夫婦也同上來了。阮小七大喜，謝道：全仗二哥指點。顧大嫂道：那毛小

斯一發可惡。扈叔叔一擔貨物歇在他門首。平空地
搶了去。留他在此。到底要和我們作對。斬草除根。何
不先下手奪這擔貨物。還了扈叔叔。也顯得與故世
的三娘情分。孫新道。這也使得。只怕連累我哥哥。我
和你擠上了登雲山。顧大嫂道。伯伯不急不走的。有
前日的樣子。不怕他不來。扈成道。貨物是小事。心上
不甘。承嫂嫂盛情。方消得這口惡氣。孫新道。不消說。
今晚同到登雲山會了鄒潤。明日是端陽佳節。他必
然在家裏。晚上就去罷。四個說得投機。猜枚行令。阮

小七也連喫了幾大碗悶酒。看看紅日西沉。星光燦爛。各人執件器械出門。孫新道。二嫂。你明晚整頓酒
餚。在這裏飲過。萬蒲酒。就去。顧大嫂道。這個自然。孫
新在前引路。一同望登雲山而去。有詩爲証。

綠林豪俠舊知名。話到人情劍欲鳴。塊磊難消須
縱酒。水亭高樹晚涼生。

當下孫新引着阮小七。扈成。趁着星光。取路到登雲
山。沒半個時辰。已到山邊林子裏。伏路。嚶囉聽得有
人走動。拿了鳥鎗。趕出來。見了孫新。連忙先去通報。

鄒潤先開
姓

鄒潤便到寨口迎接讓至聚義廳剪拂了鄒潤道小
七哥令堂老伯母已先接到敝寨了得罪阮小七道
不見了老娘甚是憂疑孫二哥猜道必在這裏方纔
放心鄒潤喝嘍囉扶婆婆出來孫新扈成見過婆婆
道你去尋火種兩個人來奪包裹我攔住不放就攙
我到這裏見鄒頭領說起你姓名鄒頭領甚是相敬
心疼已好喫過茶飯了阮小七致謝孫新指着扈成
道這位是扈三娘哥子扈成有擔貨物被毛豸搶去
如今要和你商議同去討還鄒潤道這個毛賊那裏

應前阮小
七不肯

要延五攻
打張本

與他好話竟勸除他罷衆人大喜嘍囉擺出酒饌阮
小七道老娘你先進去睡罷婆婆道已有牀鋪打點
睡了說道你來故此走出我會進去四個人開懷暢
飲各訴心事至更深方散次早鄒潤宰了猪羊置辦
菓品慶賞端陽飲到下午撤過筵席同到山前遊玩
看那山勢雖不比梁山廣大却也險峻周圍重巒複
嶂只有山前一條大路把木石築成寨門若然守住
縱有千軍萬馬容易也攻不進中央一片平坦之地
可容四五百人只是草創未完衆人看了一會鄒潤

又請喫酒，孫新道：「不消了，我們再停一會。」我家大嫂已備在那裏，喫了去行事。一頭開步，扈成開叙那海島風景，看看日色轉西。孫新道：「此時好下山去了。」我們去罷。鄒潤選十名精細，喫囉準備器械，引火之物。吩咐道：「黃昏時分，到孫二爺家裏取齊。」喫囉應諾。四個人同下山，到十里驛。顧大嫂接着水亭上坐地，擺出許多雞鵝、馱飯。孫新在供桌上取過那瓶菖蒲，又折一枝榴花，插上放在中間，笑道：「應些時景，不要使人笑我們梁山泊上好漢。一味是大碗酒、大塊肉。」顧大嫂道：「伯伯差人送四尾石首魚在此，搗上蒜泥，六家喫了一個更次。」顧大嫂道：「那厮雖無準備，也要詳細，不要被牠走脫。是打蛇不死，惹蛇毒了。」孫新道：「這一個自然待那喫囉來，把住前後門，斷絕隣舍往來的人，從屋上進去，不要大驚小嚇。算計定了，聽得敲門，知道喫囉到了，顧大嫂出去，俵賞酒肉，先教去四野裏埋伏。又進來同他四個，又喫幾碗酒，扎縛起來，跨着腰刀，分付伙家等候，出了門，望東而走。其時約莫有二更天氣，星光閃閃，四野蒼茫。不多時，到了毛豸。」

聚財財官
有此想頭

門首黑影裏有個人蹲在神堂邊，打個暗號，大門緊閉，裏面並無動靜。孫新轉到後門，望進去，微有燈光，却好有個採葎樹梯靠在牆邊，棧過放在夾街上。爬上去一看，小天井內有株梧桐樹，跨在樹叉內，雙手抱着一溜溜下去，向窓縫裏一張見一個年少婦人，抱着小孩子坐在牀沿上，喂乳。那毛豸除下巾幘，脫去上身衣服，立在春檯邊，明晃晃點着燭兒，把竹籠裏的犀角香珀，另裝在一隻皮箱內，把一串蜜珀數珠套在孩子頸上，笑道：「娘子，我這孩子剛剛滿月，撞到野蠻，這擔東西送上門，值一三千銀子，也是彩頭哩。到明日把幾件送與楊太守，不怕不做時人哩。」那婦人道：「虧你罪過毛豸，道甚麼罪過。自古道爲富不仁，我明日對太守說，那孫立、孫新、顧大嫂、梁山泊做過強盜，廣有金珠寶貝，誣陷他與登雲山、鄒潤交通，重復造反，拿了他，又有一場大富貴。若不要人的財物，今日孩子滿月，那裏擺設得筵席，請親戚朋友，這般光彩。」婦人道：「夜深了，毛豸道：『待我鎖了皮箱藏好了去睡。』想你一個多月不曾那話兒，有些喉急哩。」我

是滿月酒

日裏喫多了，菖蒲燒酒，正有些意思。婦人一隻手抱孩子，一手脫裙，笑罵道：「涎臉賊囚子，孫新在窓外聽得明白，趁轉身輕輕開了角門，打厨房走過，庄客們都醉了已睡，一直開了大門，對眾人說了，都伸着舌頭道：『這厮好不狠毒！』」

嘍囉身邊取出火種，點上松脂，絞的繩，拔出腰刀，一擁進去。那毛豸正脫了褲子，赤條條爬上牀去。阮小七把房門一脚踢開，毛豸聽得回轉頭來，早被鄒潤劈角兒揪住，一刀剝下頭來。那婦人驚慌，精着身子從牀上滾到地下。顧大嫂踏住

又見毛女

頭

胸脯，頸上一刀，死在牀邊。阮小七扞成心到外邊，兩個庄客闖出來，一刀一個。再尋覓時，有命的開後門走了。孫新顧大嫂打開櫥箱，把金銀細軟束做兩包，牀底下尋出皮箱，是方纔收拾的，只消挑去。將要出房門，那小孩子在牀上呱呱的哭。孫新道：「前日斬草不除根，又要費這番手脚，留這惡種何用？」提起來一摔，做個肉餅，喚進嘍囉，背上衣包皮箱，尋草把放起火來。燁燁剝剝的聲響，有隣舍聽得火起，開門出來。鄒潤喝道：「有冤報冤，不干你們事，要死的出來，隣舍

聽得縮了進去不逾時，房屋燒淨，小嘍囉牽了一頭黃牛，扛兩個肉豬，說到山寨裏祭賽還願，可笑那

滿口稱有福之人，轉眼作不毛之地。

再說五籌好漢，十名嘍囉得了手，歡歡喜喜到十里牌天，尚未明，孫新道：「這番舉動，明日官府必然知道，你們先上山去，我去城中打聽，就要我哥哥出來，好共友也，便收拾來也。」阮小七、鄒潤、扈成自去，孫新再

敢救應，天明都到火場上，說道：「不知是那裏強人劫了財物罷了，怎的殺人放火，有從後門走脫的庄客道，我認得兩個是登雲山的鄒潤，十里牌開酒店的孫新，原是梁山泊餘黨，有個年老隣舍道：「這干人不是好惹的，不要管閒帳，有一個道：「倘官府責我地方，不申報，怎處自有他庄客執認，不妨又有一個道：「祖宗該積德，做些好樣子，與後人看，便好那毛太公一味強賴，遭了毒手，那孫子又是威風，自然有此顯報。」庄客道：「不要閒話，煩列位動一報單，待小人自去執

証便了，衆人寫下呈子，付與庄客教他去遞。庄客急
 急裏走到州衙前，正值太守陞堂。庄客把報單呈上。
 太守接過看了，問道：「當夜共有幾多強人？」庄客稟道：
 有二十餘兇明火執仗打進門來，把主人主母殺死，
 劫了財物，燒了房子。內中小人認得兩個是孫新、鄒
 潤。太守道：「你且早晚俟候，不許聲張。庄客應諾而出。
 太守分付傳請欒統制來。你道那欒統制是那個？便
 是祝家庄上請的教師欒廷玉。那日祝家庄打破，回
 身不得仗這一條鐵棒，衝散梁山泊西北一路人馬。

權登西傳
 疑案文章
 中工

落荒得命，後來投在楊戩門下。因他兄弟楊戩除授
 登州太守，那登州是瀕海地方，恐有疎虞，曉得欒廷
 玉武藝非比尋常，便陞了都統制。一同上任的間，話
 休題，且說欒統制請到竟進後堂相見。已畢，太守道：
 昨夜登雲山反寇，同孫新一班殺了孔目毛豸一家，
 劫財放火，煩統制即去進勦。欒廷玉道：「這夥草寇到
 不打緊，那孫新的哥子是病尉遲孫立，十分了得。當
 年劫牢救出解珍、解寶，同上梁山，受了招安，除授本
 職。今間住在家，恐又裏應外合，必要先拿了他，除了

後患方去進勦太守道有理事不宜遲就喚打橋樂
廷玉上馬帶着兵役竟到孫立家中來正是

楚國亡猿伐林木 城門失火害池魚

却說孫新跑進城到哥哥家裏相見罷孫立道昨日
拿石首魚送你過節你不在家裏莫不又去會鄒潤
我對你說的話不可忘了孫新正要說知只見門上
人來說道太爺同樂統制來拜孫立道快取公服來
孫新曉得有些蹊蹺一溜烟先出了門正是墮篋合
奏推同氣急難哀鳴感鶴鴦不知後事何如且聽下

回分解

一篇文字俱從前傳打祝家庄生出顧大嫂驅除
毛。牙。出。十。箭。日。之。賴。虎。逐。盜。樂。廷。玉。計。擒。孫。立。種。
于。當。年。之。真。應。外。合。道。一。路。窄。積。恨。難。消。令。人。不。
敢。復。念。嗔。瞋。之。恨。也。孫。新。自。上。梁。山。前。傳。苦。無。
見。長。處。今。讀。弟。兄。朋。友。數。語。足。見。生。平。

第三回

病尉遲閒住受餘殃

藥廷玉失機同入夥

却說孫新來到哥哥家裏，正要說殺了毛牙，教他出城避禍。忽聽見楊太守藥統制來拜，曉得決撒了，躲出門看光景。那孫立不知來歷，忙討公服換了，迎進相見。楊太守藥統制同到申堂，見了孫立，喝令拿下。孫立不及詢問，早被衆兵役簇擁着，在太守轎前到了州衙。太守陞廳而坐，藥廷玉亦在東首。太守道：孫立，你怎麼結連登雲山反寇，和兄弟孫新去殺毛孔。

原第婦的

目全家重復反叛孫立挺身說道這事從何說起畢
職從征方臘有功蒙聖恩除授本州都統制因戰場
風霜染了痺軟的病辭職在家並不出門何曾去殺
毛孔目就是說我兄弟也須實証况大宋律上兄弟
分居的也連累不得太守道你先前刼牢放賊今番
決然通謀的孫立道現有誥勅在家輕易拿我不得
樂廷玉道孫統制你到祝家庄假說助我裏應外合
破了祝家庄使我置身無地今又做出事來不必抵
賴了孫立道樂統制分明是你挾仇陷害少不得要

到樞密司分辨與你做個對頭太守冷笑道你說有
誥勅輕易動不得且把你監下待捉了登雲山反寇
對証衆兵役就把孫立推到監裏太守道孫立已監
不怕內患樂統制你即刻領兵征勦不可遲悞樂廷
玉應諾起身點了二千兵到登雲山不在話下却說
孫新閃在人叢中見哥哥擁去連忙到家裏與顧大
嫂說知收拾家資叫伙家挑着同到山寨裏來那阮
小七扈成鄒潤正在那裏還愿孫新道不好了我的
哥哥被太守拿去那樂廷玉即刻領兵到了快作伴

備扈成道甚麼樂廷玉孫新道就是祝家庄的教師
新陞登州都統制扈成道噫元來是我的師父不妨
我自○有○計○先○把○寨○門○山○口○都○壘○斷○了○不○可○與○他○交○戰○
喚小嘍囉搬運木石堵塞多備插木砲石灰甃防備
攻打不移時盡皆完了且到裏面散福飲過數巡孫
新道我等衣甲不曾完全一二百嘍囉多是烏合之
衆糧草又無蓄積怎麼守得住扈大哥你說有計還
是何如扈成道機不可漏只不要說出我姓名待他
攻打三日之後如此這般做作衆人聽了大喜暢飲
而散○係○新○道○雖○然○如○此○衆○弟○兄○須○要○用○心○防○守○不○要
懈了衆人道這個自然都結束停當到寨口守護不
題却說樂廷玉點了二千兵騎匹高頭劣馬全副披
挂手執軍鐵鎗浩浩蕩蕩殺迤山邊來結下寨柵把
山勢周圍一看層巒疊嶂別無小路那寨口盡用竹
簽蒺藜布滿沉吟了半晌喝令兵士攻打那高山上
石塊灰甃雨點般打下來傷了幾個兵卒無計可施
天色已晚只得回營次日又來搦戰並不見一人下
來小嘍囉只在高處百般辱罵要想仰攻那深篁密

樂廷玉恨
著道兒

備用史進
故事

等山岡險峻，箭砲都打射不着。畧近山脚上邊，勢順竹弩烏鎗容易傷人。樂統制不勝焦躁，到第三夜在寨中納悶。轅門外傳鼓稟報，有一個姓扈的求見樂統制。道恐是奸細，搜檢明白，纔喚進來。少頃引進，拜伏在地。道：「師父在上，徒弟拜謁。」樂統制扶起，仔細一看，道：「你是獨龍。」兩下扈成，怎得到此。扈成道：「一言難盡。自從家口被李達殺害，逃到延安府尋訪師父，不著。流落多年，偶然遇着客伴到海島做些生意，頗有利息，搭了洋船回來。到早子，上登岸，那客伴押着貨物先走，我中了暑氣，行走得慢，被登雲山強盜捉到寨中，要我入夥。我是清白漢子，況且那厮們是梁山泊餘黨，原是仇家，如何做得。只是被他們留住不放。天幸聞得師父領兵來勦，心中暗喜。那夥強盜曉得師父英雄，個個心驚膽顫。盡到寨口守禦，無人防閑。被我逃出小路，得見師父，實為萬幸。明日要進城，恐有盤詰要求一技。令箭城門口照驗發脫貨物，重到家鄉整理舊業。故此特來叩見。」樂廷玉道：「令箭不難，我還要問你山寨虛實。我到了這裏三日不見出戰。」

備說開妙

我還要問你山寨虛實。我到了這裏三日不見出戰。

又無路可上，正在此納悶，扈成道寨中只有一二百
嘍囉，不曾經陣的，爲頭的是鄒潤，湊着阮小七殺了。
濟州通判逃難到此，與孫新、顧大嫂會着同結了夥。
衣甲全無，刀鎗缺少，只有一匹馬，是阮小七帶來的。
糧草不足，每日叫小嘍囉到邨中打米，我昨日尋出
山後小路，師父若要破他，不難。這廝們盡把守寨口，
後面空虛，若從小路攻進，易如反掌。樂廷玉大喜，叫
備酒饌相待，說道：「賢弟，你何不引我同破山寨？豈不
是好扈成道哉！」這擔貨物約有萬金，那夥客伴人心
難托，倘然見我不到，竟拿了去。況這是洋貨，那裏聲
張樂廷玉道：「小路離此多遠？」扈成道：「在西南角上，只
有五六里，有兩株大楓樹在上邊，叫做丹楓嶺。雖有
寨門，不過十來個嘍囉把守。」樂廷玉道：「那幾個賊寇，
料道不打緊，只有病尉遲孫立是孫新的哥子，是我
同師父學的武藝，有些本事，怪他前日賺破祝家庄，
先稟太守，拿他監禁，恐他越獄，放心不下。城中的兵
我盡數帶來，倘有疎虞，怎生了得？」沉思了半晌，說道：
「賢弟，我曉得你材具，明日分三百兵與你領到城中。」

持令箭稟帖呈上太守守護城池待我掃蕩山寇回來叙上你的功圖得職銜然後回去豈不榮宗耀祖。扈成致謝道蒙師父見委不敢推託若是耽擱不久。這還使得只候師父凱旋就要回去。樂廷玉道且再商量到次早樂廷玉分點三百兵討副衣甲與扈成穿扮了取令箭稟帖付與扈成道小心在意我在兩日內回兵。扈成拜別領兵出營下午時分進城到州衙前太守晚堂未退扈成直至丹墀參見呈上稟帖。令箭楊太守叫聽事接到案桌上啓封看道。

未將謹奉台檄勦蕩登雲山賊寇探知虛實不日殄滅奏凱唯恐城中無備孫立乘機逃越特差敝門下扈成文武全備分兵三百名回守城池台相可任調遣巡察非常庶無疎失。令箭照驗。

楊太守看了稟帖見扈成一表人材驗過令箭說道樂統制差你守護城池責任非常待賊平之日叙功陞賞。扈成聲喏而出。扈成到營內傳下號令每門分兵守把辰啓酉閉盤詰出入不可違悞各門分把去了。留下二十名隨身差遣就在營內安歇。晚間各處

巡察十分嚴緊太守放心回衙安寢扈成取出銀子
差隨侍的置辦酒肉喚二十名同驛兵士道扈爺初
到不曾接風怎麼反擾扈成道我不過一時遣委又
無統屬全要你們用心待樂老爺回來討得無事就
好了這個何妨那些兵士只圖嘴肥管甚利害儘意
的驛都醉了三更時分聽得號砲連聲曉得登雲山
兵到喚着兵士們開門迎敵那兵士多了幾杯酒有
甚主意開了城門阮小七孫新等一擁而入先放起
兩把火來遍地通紅守門軍士盡皆竄亂孫新顧大
嫂直入倉中放出孫立到家收拾家貲孫立扎扮舊
日模樣鐵幘頭烏油甲手執竹節鋼鞭乘馬往來馳
驟阮小七鄒潤打進內衙楊太守聽知火發慌忙起
身早被阮小七一刀砍翻鄒潤把衙內家眷殺盡扈
成在城門邊把守城中百姓鼎沸各自逃命到天明
救滅了火把倉庫中錢糧裝在車子上叫顧大嫂押
着護送孫立家眷先回山寨扈成選營內好馬各騎
一匹餘多的馱着衣甲器械火砲等物出城而去有
詩爲証

城中烽火徹天紅。調虎離山草寨空。
不是逢蒙偏殺羿。只因事在兩難中。

却說樂廷玉分三百兵與扈成去守保城池。只道是心腹徒弟托了他無內顧之憂。又知寨內真情可以唾手成功。先差夜不收尋土人引路到山後西南角上。果然有丹楓嶺探實回報。到晚上盡皆飽餐着五百兵守寨。截住前路。自引一千多兵人。嚼枚馬摘鈴。悄悄的到丹楓嶺寨口。無人攔阻。吶聲喊殺進去。並無一人是個空寨。樂廷玉跌脚懊悔道：「不好了！中他奸計。恐怕城中有失。連忙回兵運開木石。從前寨頭出。那守大寨的兵只道是賊寇逃走。把銃砲矢石儘力打來。連忙吆喝是自家的兵。已打傷許多了。樂廷玉傳令起兵回城。偏生作怪。城中星月清朗。山邊霎時雷電大作。雨驟風狂。那山澗湧起水來。寸步難行。樂廷玉心中焦急。直到天明。方纔雲收雨歇。喝令起程。那泥濘濕滑。趕不得路。行到中途。有人傳來登雲山。強人打破登州。楊太守一門受害。各處放火。城中變做瓦礫之場了。樂廷玉聽見這個消息。竟不附體。

寨不同
劫

力妙虎
門新習兵

奸計恐怕城中有失。連忙回兵運開木石。從前寨頭出。那守大寨的兵只道是賊寇逃走。把銃砲矢石儘力打來。連忙吆喝是自家的兵。已打傷許多了。樂廷玉傳令起兵回城。偏生作怪。城中星月清朗。山邊霎時雷電大作。雨驟風狂。那山澗湧起水來。寸步難行。樂廷玉心中焦急。直到天明。方纔雲收雨歇。喝令起程。那泥濘濕滑。趕不得路。行到中途。有人傳來登雲山。強人打破登州。楊太守一門受害。各處放火。城中變做瓦礫之場了。樂廷玉聽見這個消息。竟不附體。

古名將
敗往往如

兵士都念着家裏心慌意亂隊伍不整。攙落無次轉過一座林子連聲砲響。樂廷玉喝令扎住陣脚。剛立未定只見係立橫着鋼鞭衝殺過來。樂廷玉恨不生吞了他更不打話挺鎗刺去。鬪了二十餘合不分勝敗。斜刺裏阮小七手執三股叉亂搗來。三匹馬轉燈兒廝殺。係新鄒潤又領嘍囉裹將龍來。那官兵無心戀戰。又兼辛苦一夜早上不曾造飯。腹內空虛。先自棄甲丟盔四散走了。樂廷玉當不住。虛晃一鎗敗陣而走。回頭只有十

寫到

兩個只見
氣殺夾在

息力定尋思道。失了機回登州不得。若到京師。怎見楊提督。真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只見扈成飛步前來。叫道。師父徒弟萬分有罪了。樂廷玉咬牙怒目的罵道。你這畜生。我以心腹待你。幾時落了草。造這調虎離山之計。來害我。扈成道。如今埋怨也無用了。我不曾落草。有個緣故。樂廷玉道。既不落草。為甚的與他們出死力。獻了城池。殺了職官。做這迷天大罪。扈成道。我原從海島歸來。有擔犀角香。珀貴重之貨。僱個脚夫挑了。因天氣炎熱。在毛豸門首歇回涼。那毛

豸見了問是什麼貨莫不是通洋的不由分說叫庄客搶了去還要捉我送官彼時孤身只得忍氣吞聲走了到十里牌酒店裏弊杯酒解悶偶遇着阮小七也在那裏弊酒問起是碣石村人記念妹子一丈青當初被宋江捉去不知怎地了阮小七說一丈青配與王矮虎爲妻後來從征方臘雙雙打死我不覺淚下那酒店是顧大嫂開的聽得說起梁山泊事走出來邀進水亭飲酒見我憂悶問是何故我說一擔貨物在某處地方被一個人搶去顧大嫂猜道必定是

毛豸了却好孫新回家一同抱不平替我奪回貨物那毛豸又與他們有宿怨就去糾合鄒潤殺了他聞得城中拿了孫立遂上了山我還不曉得師父在登州做官到得征勦說出姓名我一時可憐鄒潤孫新萬分窘迫不合獻這條計策實是有累但憑師父加罪欒廷玉道便是殺了你也替不得我的憂只是我在楊提督門下効用蒙他十分敬重因他兄弟楊戡陞了登州太守恐常有海警便陞我爲都統制把兄弟托在我身上如今教我有家難逃有國難投了怎

麼處扈成道。師父有此潑天本事。在登州受楊戩鈐
 制。也幹不得甚麼事業。目今朝廷昏暗。奸黨弄權。天
 下不日大亂。不如尋一個所在安身歇馬。待時而動。
 後面建些功業。名垂竹帛。享受榮華。豈不是好。就是
 我得師父教導。學得一身武藝。也要巴個出身。豈料
 時乖運蹇。一家老小。死于非命。家業銷收。飄泊無依。
 幾年從風波險阻中。博得些財物。要回家重整家風。
 娶房妻小。接續宗祀。誰想撞着冤孽。陡起戈矛。陷身
 不義。了先。前只道梁山泊那班是亡命反寇。豈知一
 個個是頂天立地好男子。疎財重義。路見不平。無
 毫苟且之念。為着朋友。死生不顧的。所以宋公明去
 心為國。建立功名。被奸臣所算。將藥酒鳩死。人人痛
 恨。思量為他復仇。師父你何不也一般替天行道。再
 看機會。樂廷玉道。這個使不得。我仗着一張弓一條
 鎗。隨分到那裏邊關上。圖個出身。豈可將清白英名。
 一旦玷污了。扈成道。師父邊關上圖個出身。如今那
 一處邊關上。不是奸臣鷹犬。既是楊提督把兄弟托
 在你身上。全家殺死。豈不懷恨失守城池。要按軍法

人情入理
說得利害
井然張
之舌不
過
實此

况又有稟帖到楊太守差我保守我是你徒弟開門
揖盜豈不是交通叛寇那裏分辨禍到臨頭悔之晚
矣樂廷玉沉思了半晌說道除非叫那班都來再作
區處扈成道這個容易飛也似去了看官樂廷玉敗
了陣爲甚麼不去追想原是要招降他被扈成說得
透徹自然依順了扈成對衆人說了盡皆歡喜叫小
嘍囉挑了一擔牛酒係立孫新阮小七鄒潤步行到
林子裏見了樂廷玉一齊跪下說道誤犯虎威望乞
恕罪樂廷玉也跳下馬扶起道我辛苦了幾年掙得

這個前程被你們送了實是氣不過今你們同來有
何話說孫立叫嘍囉捧過牛酒斟了一大碗又跪下
去請大哥飲了這杯酒方敢上稟樂廷玉也跪下去
接了就同在林子裏團團坐下飽餐已罷又分給家
丁喫過孫立方纔說道小弟與大哥一個師父教出
的弟兄又是前後官前年攻打祝家庄委是小弟不
是今棄職在家自守本分三日前曾囑咐我兄弟不
要與向日朋友往來恐怕惹事不料他不聽又做出
這件事大哥同楊太守來拿我實是一毫不知既被

他連累也無可奈何了。大哥你負此本領，今日失了機，那裏去剖明？不如同到登雲山安身，再圖進步。不是我勸你爲此不義之事，其實朝廷不明，奸佞得政，縱有忠心，也無處用。請自三思。樂廷玉嘆口氣道：「罷我其實進退兩難，又承賢弟恁般屈已，幸無家小顧慮，同你去罷。只是後有可乘之機，須要爲朝廷出力。」孫立道：「這個自然。」阮小七拍着胸脯道：「我阮小七一生耿直，前日削職歸來，原去打魚，供養老娘，何曾再牛別念。不料奸臣撞到我刀頭上，又幹這樁。豈是要

秦小
哥

厚前
傳

做的叫嘍囉牽過馬，一同騎了，來到寨邊，顧大嫂聞知出來迎接，到聚義廳上，焚起一爐好香，拜了天地，同盟設誓，請樂廷玉爲寨主，樂廷玉推遜道：「小可初到此間，無才無德，豈堪妄自稱尊？衆人齊聲道：「統制英名久已欽慕，宋公明當日恨不能請來聚義，時當惋惜，今幸執鞭盡遵約束，况又年長不須固遜。樂廷玉推托不得，坐了第一位。孫立道：「梁山泊上，小七哥原是天罡，該居第二。」阮小七道：「我逃難到此，蒙你弟兄得以安身，我又粗直，只好廝殺，怎麼使得自然是

孫大哥一把推孫立坐了第二位說道第三該是扈
 哥了樂廷玉道不是這般說我已僭妄小徒豈可再
 越小七哥從直些阮小七遂為第三孫新邁這山寨
 若無扈家哥算這妙計怎得保全樂統制如何肯來
 第四有屈了扈成再要推讓不得孫新第五顧大嫂
 第六鄒潤第七當日排定位次殺牛宰馬大設慶賀
 筵席小頭目嘍囉俱加給賞樂廷玉道初出茅廬就
 破府城殺了太守朝廷豈不遣兵來勦這一二百兵
 幹甚麼事須要大家同心戮力做個準備不可托膽

得鄒潤

孫立道

統制言之有理即日設立三關蓋造房屋安
 頓家小修理墻垣水柵一如梁山泊豎起杏黃旗亦
 寫替天行道四字置辦衣甲器械招軍買馬四方聞
 風慕義不上三個月聚了二千多人逐日訓練號令
 嚴明氣象崢嶸有詩為証

王楊高李蔡梁童

會送羣雄草澤中

若使量材能擢用

不教北狩泣途窮

却說七籌好漢在登雲山聚義但取貪污不義之財
 不殺孤窮無罪之輩因此地方懾服官軍不敢輕來

陳東上書
李彥結怨
字西北

撩撥一日有伏路嘍囉報上山來說有四五擔貨物
在大路上經過。阮小七跳起身道：這幾日正少錢糧，
待我去取了來。樂廷玉道：孫二哥，你同去走遭，審看
來歷。若是小本客人，放過了他。孫新應諾，同阮小七
領了五十名嘍囉，趕下山來。見一條大漢，穿着青綾
罩甲，戴范陽大帽，身軀雄壯，跨口腰刀，提條梢棒，押
着貨物，只顧低着頭走。阮小七孫新從後面趕上，喝
聲道：這鳥漢那裏走？那漢回轉頭道：你這夥毛賊人，
也不識，敢來攔截。掣梢棒打來。阮小七正要挺鋼叉
對面一看，同叫聲：阿呀！做了器械，拜倒在地。不
發這人來，怎得梧桐葉被秋霜落，菡萏花經曉露滋。
端的那大漢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楊戩托兄弟于樂廷玉，是待以心腹也。樂廷玉命
扈成領兵守護城池，是待以心腹也。孰知事出意
料之外，皆至債敗。甚矣人心置腹之難也。樂廷玉
致使楊太守一門受害，與朱仝抱小衙內看河燈，
被黑旋風所殺，同一有苦難訴，再無歸路矣。扈成
竟作登雲山之屈戍。讀前文阮小七廟門遇扈

成一。段。正。疑。何。故。此。處。必。要。插。入。扈。成。讀。此。乃。知。
遙。遙。為。樂。教。師。上。登。雲。山。地。下。結。構。之。妙。如。此。

第四回

鬼臉兒寄書催重禍 趙玉娥錯配遇多情

話說阮小之、孫新見嘍囉來報道有貨物在大路上經過、便同山、刻、奪、那、押、擔、的、大、漢、舉、棒、來、迎、正、要、相、持、却、認、得、是、撲、天、鵬、李、應、的、主、管、也、在、梁、山、泊、地、煞、星、數、鬼、臉、兒、杜、興、當、下、相、見、不、勝、之、喜、孫、新、問、道、杜、主、管、你、為、甚、在、此、經、過、杜、興、道、我、家、大、官、人、不、願、為、官、回、到、獨、龍、岡、重、整、家、業、他、本、是、天、富、星、隨、處、可、以、發、跡、依、舊、做、了、財、主、况、且、獨、龍、岡、下、沒、有、了、祝、扈。

天富星隨處可以發跡消食人幾多矣

水滸後傳

卷一 第四回



兩庄一發可以獨霸了發一股本錢在海邊生些利息差我取討順便帶這幾擔貨物回去你們兩個受了官職爲何還做這般勾當阮小七孫新各把從前事跡說了一遍就邀到山寨款待杜興念舊時情義欣然便同上山叫脚夫也挑上去到寨裏與各位相見杜興只顧看那樂廷王扈成扈成道情主管你不認得了我是你主人的舊隣舍杜興方纔醒着道好不遲鈍是扈家庄大官人和樂教師日日相會的隔了幾年大官人你也蒼了些不比那賄賂致了扈成

言外想見
扈三娘丰韻

道在外風霜自然不似舊時杜主管你長得飽滿不見咯牙露嘴哩眾人皆笑扈成問道我出外多時家中田產想多荒蕪了杜興道糧差役重佃戶俱各逃亡如今多是我家東人料理扈成不覺傷感遂置酒相待阮小七道依我當初不受招安在梁山何等快樂受了好黨無數的虧今日又掙得這個所在權且安身你何不接了李應來一同相聚豈不是好杜興道小弟與東人歷盡辛苦將就圖些安穩罷阮小七道我也灰心日在石碣湖中打魚又遇着變故不得

借七哥快

百曉埋後

多

不然只怕那好黨也放不過你兩人哩。孫立道：杜主管難得相遇，你多盤桓幾天，不知後會又在何日。杜興道：出來久了，東人在家懸望，還要到東京起些帳目，不能耽擱。明早就要起身，已領盛意。孫立道：到東京我有個書信煩你捎去，不知使得麼。杜興道：總是順便，但不知寄與何人。孫立道：便是我那樂和舅，他的姐姐多時不見，記挂他。我也有句要緊說話與他商量。杜興道：他在王駙馬府中怕道尋不着你，今夜寫起來帶去，便是。孫立謝了，當日歡飲而寢。明早杜興要行，孫立留不住，取出書信三十兩銀子，就把樂和盤纏，叫他作速就來。悄悄對他說：不可聲張，怕那裏不肯放脫身，不得杜興道：這個自然。當面會着遞與他東京地面耳目多，我却理會得。就把書信銀子藏在貼肉順袋裏，作別下山，叫脚夫挑了貨物先走。孫立送到山邊叮嚀而別，不說衆頭領在登雲山聚義單表杜興取路往東京。其時深秋天氣不寒不暖，正好趕路，免不得夜住曉行，飢食渴飲，不止一日。到東京進了封丘門，尋着下處安頓行李貨物，到主人

有意無意
輕輕起波

與要行，孫立留不住，取出書信三十兩銀子，就把樂和盤纏，叫他作速就來。悄悄對他說：不可聲張，怕那裏不肯放脫身，不得杜興道：這個自然。當面會着遞與他東京地面耳目多，我却理會得。就把書信銀子藏在貼肉順袋裏，作別下山，叫脚夫挑了貨物先走。孫立送到山邊叮嚀而別，不說衆頭領在登雲山聚義單表杜興取路往東京。其時深秋天氣不寒不暖，正好趕路，免不得夜住曉行，飢食渴飲，不止一日。到東京進了封丘門，尋着下處安頓行李貨物，到主人

家叫做王小山是積年相識見杜興到了置酒接風打發脚夫回去次日將各項帳目催討一番都說還要遲十來日方可清楚杜興只得耐心等待總是閒着身子就記起孫立的書信問到王都尉府中來門前靜悄悄不見有人戚之家不敢闖進去立在府門首一會只見對門茶坊裏走出個虞候與朋友會茶分散將跨進府門杜興迎住唱個喏道在下要會府中一個相識不知可在麼虞候道你要會府中甚麼人杜興道便是做陪堂的樂和那虞候把杜興一

看說道你是那裏人與樂和急相識杜興道在下山東人與樂和舊交說與他便曉得虞候道既如此你隨我進來他與都尉爺在後堂下棋教他與你相會杜興不知好歹便跟進去轉灣抹角到一間房內說道你坐在這裏待我去看若下完了棋便喚出來杜興致謝那虞候帶轉門去了一個多時辰杜興有些不耐煩立起身開門誰知反鎖着的心中疑惑怎地鎖我在這裏終不然有甚麼緣故又等了好一會只見那處候同五七個人開門進來指着杜興道這個

便是樂和親眷在他身上要樂和就是內中兩個取出索子向杜興項上緊緊扣住拽着便走杜興大叫道我是無罪平人索我到那裏去那些人道你自到開封府堂上對府尹說不由分說推推擁擁帶進開封府擊了一聲堂鼓府尹吆喝坐堂帶過杜興跪下府尹喝道你是樂和甚麼親眷把樂和窩藏在那裏快快格來免受刑罰杜興分辨道小的濟州人名喚杜興與樂和不是親眷在路上遇着樂和的親眷央小的順便送個書信與他府尹道他的親眷叫甚麼名字杜興尋思不好說出孫立胡謊道一時忘記了府尹喝道他叫你寄信怎的不記得書信在那裏杜興道沒有書信是個口信府尹大怒叫搜他身上做公的把杜興衣服剝下從順袋裏搜出書信并三十兩銀子呈上拆開看了大意虧得書信上孫立不落姓名笑道分明是一黨了扯下着實打衆牢軍拖下打得發昏章第十一咬定牙根只說不知情府尹叫把這廝監了再加勘問杜興發在死囚牢裏府尹退堂有詩爲証

翩翩雲中鴈。霜天多哀音。為重蘓卿節。

寄書來上林。辛苦敢自惜。反有繒弋臨。

所以古君子。垂戒在高深。

虛筆寫出
兩案

看官有所不知。阮小七殺了張通判。濟州申文到樞密院。又有登州申到。孫立孫新顧大嫂鄒潤結連。統制樂廷玉殺了楊知府。攻破府城。劫了倉庫。哨聚登雲山造反。都是梁山泊舊夥。蔡京楊戩大驚。奏過天子。行文各州縣。凡係梁山泊招安的不論。居官罷職。盡要收管。甘結有人首報。樂和是孫立妻舅。正是賊

黨着落。王都尉要人樂和。是垂覺的人。聽得這個風聲。走出府門。不知去向。開封府碍着王都尉。是當朝駙馬。不便勾攝。親自打轎來拜王都尉。道樂和是奉聖旨的。要緊人犯。求都尉發出。都尉回道。樂和先在府中。見他怠慢。早已打發去了。若在何惜。這個人他隔着三千多路。恐他未必知情。既是奉旨。倘然回來。自然送出府尹。只得唯唯而退。却好杜興三不知來。寄信王都尉。要脫干係。就推到他身上。鎖在房裏。通知開封府。交付拿去。當堂打訊。監禁。也是杜興老大

不世處
畏途元當
着眼

晦氣撞在網內。古人說得好。能管不如能推。若是殷
洪喬把人寄的書札俱付石頭城水中浮者。自浮沉
者。自沉却。不省了這場是非。閒話放過。且說杜興到
了監裏。懊悔道。沒來由受此屈事。怎得脫身。央人通
信與王小山。要他僱人到獨龍崗李大官人處。請他
到京。解救。先將些銀子牢中俵散。幸不喫虧。過了兩
個月。李應使人回覆道。樞密院行文到濟州。凡是梁
山泊舊人都討收管。甘結進京。不得只好多帶金銀。
買囑掌案孔目。鬆其罪犯。叫你且耐。果然錢可通神。

晴句出脫

鬼臉刺字
分外難看

上下受了賄賂。把犯由改輕申詳。樞密院杜興係不
知情。樂和逃遁在前。寄書在後。不合與叛黨相識。流
二千里。樞密院依擬。府尹取出杜興。當堂杖脊刺配。
彰德府上了七斤半鐵葉枷。貼上封皮。兩個防送公
人。無非張千李萬。押出府門。酒店裏坐下。王小山把
行李金銀交付杜興。取二十兩銀子。送與兩個防送
公人。喫飽酒飯。王小山別過杜興。帶上行枷。公人提
着水火棍。取路而去。一路上買酒買肉。將息身子。公
人十分好待。風餐水宿。到了彰德府。投了文書。太守

蕭制反為
官吏取財
賄賂已久
無生不特
殺威棒也

給發批回公人自去隨將杜興發下牢城營內討了
收管杜興到單身房內不等開口取十兩銀子送與
差撥二十兩銀子送與管營少頃喚到營廳管營道
太祖皇帝定下律令凡配到囚徒先打一百殺威棒
看你臉上黃瘦想是路上害了病權且寄下教他看
守天王堂不過燒香掃地極是清淨省力這是看銀
子分上杜興又置辦酒食請差撥并合營人役因此
盡皆喜他那管營姓李名煥是東京人年紀六旬為
人忠厚有餘見杜興能幹志量爽快又為別人的事

受罪自己已沒有子息擡舉他做個梯已人叫他長隨
買辦杜興又肯使閒錢不時買些時新物件送進孝
順從此出入內衙並無顧忌那李管營大奶奶亡過
只有一個小奶奶名喚趙玉娥原是營伎出身年紀
不上二十四五生得

遠山橫黛。頰帶雲愁。秋水澄波。多含雨意。藕絲
衫子束紅綃。碧玉搔頭鋪翠葉。雙灣新月淺印
香塵。兩頰芙蓉淡。勻膩粉。獨自倚欄垂玉。見
人微笑掠烟鬟。

那趙玉娥正在妙齡，那李管營怎能遂其所欲，一味顛寒作熱，撒嬌撒癡，只爲營內盡是配來囚徒，騰騰颯颯，沒有看得上眼，却也按定心猿意馬，見這杜興雖然人物粗陋，身軀雄健，衣服乾淨，又會逢迎，叫做飢不擇食，思量到他身上煞些火氣，就像潘金蓮見了武松，叫道：「不有千百觔氣力，怎地打得老虎，所謂取材而不取貌，時常差他買東買西，賞酒賞食，甚是親熱。」這杜興是個直漢，那裏曉得他的心事，况裙帶下的滋味，從不曾着毫，不抬架。一日叫買綉線，分付

道：「就要交進。」杜興應諾去買，在營前酒店前走過，有個人到店裏，喫酒，叫道：「杜大哥，怎的在這裏？」杜興回頭一看，原來是錦豹子楊林，相見過，便把孫立、在登雲山、夾煩、寄書、與樂和、開封、府刺配、到這裏的事說，了，便問你和裴宣在飲馬川作何生計。楊林嘆口氣道：「我們是耿直漢子，爲着招安死裏逃生，誰耐奸黨的氣，故不願爲官，閒居飲馬川，身邊有些積蓄，不消幾時都用完了，原做私商道路，打探有個小夥兒，跟兩個伴，當大有肥膩，聞說要到這營裏來，探個實信。」

馬令人前

先在此喫杯酒兒。杜興叫過賣，添上些餚饌來過賣。認得杜興，只管搬來喫了一回，說道：「小弟被着冤屈，配到這裏，並無相識。楊哥，你到營中盤桓幾日，好訴說心事，便袋裏取塊銀子，丟在櫃上道：『一總算帳。』」攬了楊林的手，到城段鋪買了綉線，到單身房裏說道：「你且坐下，待我交了綉線，便來走到裏邊。」小奶奶假怒道：「我等着川一去去了大半日。」杜興道：「酒店裏遇着相識，請他喫杯酒，故此來遲。」望奶奶饒恕。玉娥道：「我不怪你來遲，只怪你這樣一個長大漢子，好不曉事。我另眼看覷你，再不肯出力獻勤，把眼一丟，道：『管營不在，還要和你喫杯酒。』」杜興倒低着頭道：「小人不，敢竟自走出。」楊林接着道：「兄長的罪名，擔着別人的事，不如同我到飲馬川，別作區處，何苦在此聽人使喚。」杜興道：「我去了，不打緊，恐怕根尋到東人身上，只得耐心守住。限滿自有出頭，那管營心腹相待，也不忍撇他。單是小奶奶，喬張做致，有些不醜醜，好生看不得。」楊林道：「這也由他，只不要着了道兒。我們梁山泊上好漢，這個字兒，極看得清正。說間有個人傳。」

拜帖說東京馮舍人來拜杜興接了帖兒去稟楊林探頭一看正是要探聽那小夥兒連忙閃了進去管營看了帖道是我表姪快請進來舍人走進杜興看時那舍人生得

身材俊俏打扮風流一雙花眼渾如點漆兩道柳眉曲似春山口未言而先笑身欲邁而頻回荀令衣香三日馥潘安標致一時傾

老管營接着馮舍人便拜道小姪久違老伯因父親命到大名府討了銀了乘便教我探望管營扶起道

一向契濶甚是記念今承光顧喜之不勝馮舍人叫伴當送上禮物管營道怎好又叨盛儀命杜興收進就令備飯對小奶奶說有東京馮舍人探望是個至戚請出來相見杜興把禮物交進管營說東京馮舍人到此是個至戚快些備飯小奶奶後堂相見小奶奶慢慢的道什麼馮舍人又來打攪叫丫鬢隨着先在屏風後一看不看萬事全休一見了這般風流人物身子先自酥了半邊整衣掠髻嫋嫋的出來馮舍人見了慌忙起身偷眼一覷花枝招顛態度輕

盈魂不附體、倒身便拜、管營道自家骨肉、長禮罷、小
奶奶笑容可掬、平拜了、坐在管營肩下、四目交注、兩
意相投、就開交、不得了、少頃、養娘捧出酒、小奶奶
滿面春風、舉杯相勸、馮舍人一團和氣、斟酒回敬、兩
下眉目送情、語言挑逗、管營認是自家親戚、絕不覺
察、長長短短、問些家務、喫了一回酒、馮舍人推辭量
淺、管營道、難得遠來、寬住幾日、留在東廂房安歇、這
舍人的父親、名喚馮彪、是童貫、標下排陣指揮、廣有
機謀、招權納賄、童貫托為心腹、早生這個兒子、乳名

百花、賦性輕浮、百般伶俐、但見了標致婦人、性命
不顧的、今遇見玉娥、恁般容貌、如何不動火、那玉娥
又是不遂心的怨女、就是杜興、這般粗陋、思量尋他
救急、何況舍人是捏得水出的美少年、怎不垂涎、兩
下裏、恨不得霎時、攪做一塊、碍着管營、未能下手、不
題、却說杜興、到外廂、對楊林、叫聲失陪、因為這舍人
來、就攔半日、楊林附耳、低言道、這便是小弟所說來、
打探的、杜興道、是管營表姪、不可下手、况又留住內
衙、你且盤桓兩日去、楊林道、裴宣在那裏等候、要去

回覆既是管營親戚只索罷了杜興取十兩銀子與楊林且拿去使用得便時同裴宣再來走走楊林道你在客邊怎倒受你的銀子杜興道銀子不打緊用完了李大官人又拿來的楊林作別而去過了兩三日李管營奉上司差遣到山西公幹臨起身分付杜興小心承值囑玉娥好生款待舍人待我回來與他送行俱各應諾管營出門之後玉娥等不到晚親自洗手剔甲整理酒脩請舍人到房裏坐定傳杯送盞笑盈盈說道一向怠慢你甚不過意況且心裏悶得

慌沒些頭緒今日空閒開懷請你弊一杯兒揀好的蔬菜送過去舍人是個慣家怎不會意連聲致謝道承嬌嬌盛意姪兒感戴不盡爲甚嬌嬌身子不快敢是伯伯不遂心麼說與姪兒或可分些憂那婦人雲情雨意已自把持不定又飲過兩杯桃花上臉愈覺嬌媚瞅着眼道日子長哩也分不得許多憂兩個看看涎上來餒成一塊玉娥脚下穿一雙老鴉青段子靴頭鞋面上金線緝成方勝白綾高底尖尖趨趨剛只三寸舍人只顧瞧着玉娥假做納鞋橫在膝上舍

人在桌底下，伸過手來，鞋尖上捏了一把，道：「姪兒，見嬌嬌之後，不覺神魂飄蕩，又見這雙小腳，身子都麻木了，只求嬌嬌救命。」一頭說，就挺近身來，樓抱玉娥，假意推開，舍人不由分說，抱到炕上，褪下裙褲，兩個就雲雨起來，翻天覆地，這場好戰。

淫心久熾的嬌娥，如饞猫啄着魚腥骨頭，都嚙風流串過的浪子，似渴漢飲着酒漿，糟粕皆傾。金蓮高舉玉體，相偎一個，也不管東京的父母，違限已久，一個也不想，山西的公幹，不日回來。

正是慾火上騰，燒赤壁，情波汎溢，沒藍橋。

這舍人弄得玉娥骨醉神融，喘吁吁一身香汗，方纔罷手，穿好衣服，重新倚肩並坐，喫到掌燈時候，竟同牀共寢，自此如膠似漆，頂刻不離，養娘丫鬟，都不迴避。杜興聞知，心中不忿，道：「這淫婦果然肆無忌憚，待管營回來，慢慢和他講。」這玉娥初時有意，杜興今遇這般妙人，反嫌他碍眼，竟換了一副面孔，嚴聲厲色，憎長嫌短，開口便罵杜興受氣，不過未免出幾句怨言。玉娥與舍人商量道：「我和你這段姻緣，是生死難。」

開的了，便是老厭物回來，百般隨順我，倒不打緊，只是這個杜興，恐他弄嘴，如何是好？舍人道：「怕他則甚。這是該死的囚徒，了他性命，只費一張紙，連那舍人也喬粧家主的勢來，十分凌壓杜興，着實懷恨。不一日，管營回來，並不覺察。」玉娥道：「你出去了幾時？」那杜興十分放肆，不時進來，調嘴弄舌，要來欺騙我，沒些尊卑，那樣做歹事的囚徒，你不該重用他，若不處治，還我一個頭路，就倒在管營懷裏哭起來。」管營道：「怕他不敢，若果如此，要處治他何難？」安慰了玉娥，要去。

拜客叫杜興跟着問道：「我不在營裏，你怎麼沒規矩去衝撞小奶奶？」杜興道：「想相不問，小人正要稟知那馮舍人與小奶奶終日同在一處飲酒作樂，養娘了鬢都不顧忌，把小人百般凌辱，要結果小人的性命。舍人說只消費得一張紙，小人蒙恩相，恁般擡舉，思量酬報大恩，如何敢衝撞小奶奶？恩相你看舍人的容貌，與小人的嘴臉，小奶奶喜歡那一個？」管營道：「不必多講，我自處過了兩日，玉娥見不難爲杜興，又來挑撥道：『你雖然職小，也是個官，怎容囚徒來凌辱』」

辱我何不費一張紙結果了他管營聽了這句話心裏老大明白便道不見什麼實跡難道便好行此事玉娥發怒道要有實跡你情愿做老烏龜了哭着進房管營忖道且支遣開了杜興看他恁地遂到營廳對差撥道杜興到此多時小心謹慎可撥他到西門看守草料場待他覓幾分常例差撥道杜興在此長隨倒也出力撥了他去恐無人使喚管營道你不曉得叫他去便了差撥不敢再說喚到杜興管營道你在此這裏安身不得差你到一處去不可推却杜興心

下狐疑道這是枕邊靈子說道蒙恩相差遣怎敢推却只不知那裏去管營說出來有分教鴛鴦浪暖翻紅雨狼虎聲威起黑風這一家兒手段不知誰弱誰強那幾個人性命畢竟誰生誰死天下的事總定不得不知究竟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古云貌陋心險杜興竟不其然信乎馮舍人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只消費一張紙三人一樣說話却有三樣神情口角公穀國策每以疊見生奇

